

# 吃煙頭的貓

陳冉涌（在讀生）

青岩第七次催我把煙灰缸倒了時，我終於做了決定：我要把那只貓找回來。

那是只花貓，一隻長相並不討喜、又說不上和其他花貓有什麼區別的貓。我想找它回來可我又並不知道青岩把它丟到哪裏去了，我是不願問青岩的，或者說我是根本不想讓青岩知道我想找它，不想還是不敢，我也說不清楚。

我把手上的煙頭狠狠撚滅在早已堆成小山的煙灰缸裏，拿了外套出門，關門的瞬間我聽見青岩問我大晚上去哪裏，可我來不及回答，門已經關上。我猜她又要自言自語罵我幾句，或者又疑心我是要去誰家裏訴苦，反正可以肯定的是，她已然是極不高興了，也許我再回來時等在家裏的又是一陣爭吵，如果我再帶那只貓回來的話，就更肯定了。

初秋的夜晚還是很冷的，至少在這雲貴高原上的小鎮上是，我不禁想起去年我們還在長沙的時候，去年的這個時候，我們還沒畢業。

去年的這個時候，我還穿著我那雙鞋底幾乎磨得連花紋都看不到的高仿耐克——可能還摟著穿牛仔短褲的青岩的肩——在學校旁的大排檔吃著廉價的燒烤，也許也喝著廉價的啤酒。那時候的我，可真是年輕啊，那時候的我還大聲笑著，笑著說我是多麼多麼愛青岩。

那時候年輕的我自然怎麼也想不到一年後的我會在雲南的一個小工廠裏朝九晚五地活著。

一年時間裏的事情，說著說著，也就成了那時候。

關於青岩，我現在已經不確定自己是不是還能那樣笑著說著我們之間的愛

情，又或者還能笑著說說我們之間的關係，不是愛情的關係。

關於那只貓，也許我還能說點什麼，笑著說點什麼。比如它會吃我丟掉的煙頭，比如它會咬爛我不喜歡的顏色的襪子，又比如它前天早上在我的拖鞋旁嚼著一縷青岩的頭髮——若不是這件事情，青岩也不會生氣到把它掃地出門，至少留著它的话我不用一直把煙頭丟進那個空魚罐頭做的煙灰缸裏，也不用把它拿到門口的竹編垃圾筐跟前，反手把裏面的煙頭、煙灰一股腦倒進去，進而也不用提著那醜陋的垃圾筐穿過晾著內衣內褲、滴滴答答滴著水的走廊去把垃圾倒進廁所門口那個被蒼蠅包圍的大垃圾桶裏，我恨極了那條走廊，那條充斥著洗衣粉味道和尿騷味道的走廊。

關於廁所門口的大垃圾桶，我也恨它，那些蒼蠅不分晝夜地守衛著它，嗡嗡嗡嗡的叫著，對，就是叫著，也不分晝夜。而垃圾桶裏面也是那樣一番樣子，和外面一樣，臭的、爛的，全在裏面，混合、發酵，我時時懷疑我最近來的頭痛是與那裏面散發的氣味有關。

還有那廁所裏的便池，由於是工廠分配的集體宿舍，是很有些年代了的筒子樓，一層樓只有這一個廁所，就連廁所也是印著年代的印記。只有一個廁所，那自然就是不分男女的，因而也就沒什麼小便池、大便池的分別了，也因為這樣，廁所的地上也常年是濕答答、水漬漬的，住在我們隔壁的胖女人曾對於我的抱怨發表過一番見解，說我們應該理解群眾，這麼多人住在一起，魚龍混雜，總有那麼些人是尿不盡的——可能還是大多數。儘管我厭惡她說這話時油膩膩的笑容，但我對她說的這番話則是表示贊同的，因為我也時常是尿不進去的，也是自從聽過她這番言論後，每每入廁時我總是專心看著地上那四四方方的茅坑——我始終無法用類似「馬桶」這樣的字眼去稱呼它——這個法子倒是讓我不那麼恐懼上廁所了，但我能從那茅坑裏看到的卻從來不是什麼特別的事物，自然更不可能是魯迅先生看到的「吃人」，百分之九十九的情況下我只能看到那胖女人的臉盤子，上面還攤著油膩的笑。

直到現在，我遠在北方的父母還不知道他們的兒子是住在這樣的地方，自然

也不知道他沒能拿到畢業證的事情。

沒拿到畢業證的事情還真是不知道從哪裏說起好，因為就連我自己也是不清楚中間究竟是糾纏了怎樣的關係，也不清楚到底哪個才是我走到這一步的原因。是我的愛情，愛我的女人，還是我那卑微的自尊？

我和青岩就讀的學校算不上一流也算是重點吧，至少那時的我們還能自命是「祖國的花朵」，我自信哪怕是開敗的「花朵」，也比牆頭的雜草強一些。

打架那件事情，應該是要從畢業論文說起，就在答辯前兩天的時候，院裏通知我說院長找我，院長親自找，這樣的陣勢我也確實被嚇到了，但最終嚇到的是，我眼睜睜看著院長親自帶的研究生學長一字一句說著我抄襲了他的論文——可我是那麼清晰的記得他當初一邊看著我列印好的論文一邊從他那張「地包天」的嘴裏吐著關於我的溢美之詞。也許我後來不出手打他的話也不會鬧成那樣，也許青岩不去找他的話也不會，也許我不答應讓他幫我修改論文就更不會了。

至於青岩當時去找他時究竟說了什麼我是不清楚的，我找到他們時耳朵裏只聽得到「地包天」對青岩說：「你那麼死心塌地對那個鄉巴佬，難不成真想跟他回那鳥不拉屎的山溝裏去云云...」而青岩則是僵在一邊哭花了臉。我說不清動手打他的動機，是氣憤他發表了我的畢業論文，氣憤他對我女朋友說的言語，或是氣憤他說我是「鄉巴佬」，又或是氣憤他那樣不可一世的表情？哪個才是直接導火索，我是不知道的。他應該也不知道他的無心之辭竟言中了我們的結局，他若知道的話該是會笑出來的，然後可能會看到他少的兩顆門牙——又或者他早已經修補好了它們。

學校後來還是希望息事寧人，所以我被拘留了半個月後就出來了，不然按照他的受傷情況來看，我應該是免不了多蹲幾個月局子的。賠償的錢是青岩湊的，聽說有幾個很欣賞我的老師也是出了錢的，這倒是我萬萬沒想到的，我總讓青岩提醒我這些是要還的。

我還記得我從拘留所出來的時候，看到青岩一條腿架在單車上沖我笑著，她

那天穿了件淺綠色的襯衫，我清楚地記得。那天我騎單車載著她回學校，那是我覺得她最重的一次，她環在我腰上的雙手就像《西遊記》裏的「捆仙繩」，越掙扎，也就越逃不開，那段路騎到一半時我就做了決定，我決不會離開後座上這個年輕的女人，至少決不會先開口說分手。

後來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可是畢業證說什麼也是不能發了，因為我一直繞在這件事裏，以至於錯過了答辯和統計課外學分等等，所以最後的成績什麼的都是空白，更何況「地包天」的親叔叔還是教育廳裏的人物，這種事情到最後總是說不清的，但禍卻總是自己闖的，而我那樸實的父母卻自始至終都是在狀況外的，直到過年回家時他們還在向親戚們敘說著他們的兒子是怎樣怎樣爭氣。

關於這份工作，是青岩幫我找的，具體說的話，他們是想要青岩這個重點大學的畢業生，而我就算是買一贈一的那個。青岩為了我，委屈來這麼個小印刷廠也是我不曾想到的，其實我並沒有擔心過找不到工作，但當時的情況是我已經抬不起頭來對眼前的女人說「不」了，我不忍心辜負她的苦心，我也不確定自己是不是能找到比印刷廠小文員更好的出路了，至少離家遠一點總是好一點的，瞞得也能久一點，現在想來可笑的，卻正是我當時的想法。

我一個人走了很久，腳下的小路是每天從職工宿舍去工廠的必經之路，我不知道自己是在找那只貓還是在躲著什麼，因為我出門到現在腦子裏還不曾有找貓的計劃。其實我是不太相信青岩會狠心把它丟到外面的，也許現在它正睡在哪間溫暖舒適的房間裏，也許它現在住的比我好，也許它不想回到那間潮濕陰冷又瀰漫著黴味的房子裏了，也許我找不到它了。

可是，又也許，它現在正在哪個角落裏尋覓著能填飽肚子的垃圾。

這只貓的來歷我並不是很清楚，一開始是青岩帶回家的，我問她哪來的貓，她也只說人家給的，自此之後我竟也沒追問過它的來處，也就默默地養了兩個多月。

至於我是什麼時候發現它亂吃東西，我倒是記得很清楚，因為我記得它撕咬的那條圍巾是我大三時送給青岩的聖誕禮物，當時青岩被眼前的一幕嚇得驚叫起來，貓被青岩的驚叫嚇得鬆開了口跑走了，而圍巾竟然已經被它吃掉了一小半，但在確定它沒鬧肚子之前，我們還是擔心多過了生氣。後來青岩就說要把貓送人，可拖了一陣子卻也就淡忘了。青岩倒不是怕它別的，只是怕它咬壞衣物，但自那次圍巾事件後它倒也學乖了，也就吃吃保鮮膜、塑膠袋什麼的，青岩也就不提把它送走的事了，倒是開始拿這事兒出去和人家閑話，還幾次叫人來屋裏看貓，可是一有生人了，它倒是裝得規規矩矩的不肯吃亂七八糟的東西了。

這次它之所以惹惱青岩，也完全是它自找的。事情就發生在前兩天，有天早晨我被青岩的尖叫驚醒時，就看到青岩披散著頭髮驚恐地摸著頭髮，貓則在「喵」的一聲後不知道跑到哪裏去了，我看到床頭還散著一些碎頭髮，瞬間明白是怎麼回事了，可我卻說不出什麼話來，安慰？還是同仇敵愾？對誰？貓？還是……

我走累了，便兀自坐在路邊抽起煙來。我想著，青岩若知道我將新買的褲子直接坐到地上，定是又要數落上半天，接著又念叨上千次萬次，我甚至能想到她那副像是對著沒考上高考的親生兒子一樣的表情——可我突然想不起她的長相了。

我開始抽第三根煙的時候，我想起了那只貓，我用另一隻手撥弄著被我戳在泥土裏的煙頭，我想，它再也吃不到我的煙頭了。

發現它吃煙頭，是圍巾事件後不久的事情。我跟青岩說這件事，青岩說她倒是不曾見過它吃煙頭，我想可能是我在的話它才有煙頭吃，又或者它只表演給我看，呵呵，想到這裏我自己都忍不住笑了。

它吃煙頭的樣子和它吃塑膠的樣子是不一樣的，它吃塑膠袋什麼的時候會發出一陣窸窣窸窣的聲音，很讓人討厭；它吃保鮮膜時則像個沒牙的老太太在吃冰激凌；它也吃過牛奶盒什麼的，但它似乎不喜歡這種材質的口味，我也很不喜歡它吃牛奶盒子時發出的聲音，不是窸窣窸窣的那樣，而幾乎是噪音了；它吃煙頭

的樣子是我覺得最可愛的，很像我小時候吃牛軋糖的樣子，囫圇放在嘴裏賣力地嚼，還時不時吧唧吧唧嘴，以表示出它對這滋味的滿意程度。

自從發現它愛吃煙頭後，我從兩天一包煙變成了一天一包，又慢慢變成了一天兩包，我總把抽完的煙頭放進空煙盒裏保存好，以便帶回家給它，那感覺就像是上中學時揣著剛寫好的情書一樣。我會把煙頭整整齐齊擺在陽臺上等它來吃，有時候擺成圓形，有時候擺成三角形，有時候擺成心形。我也試過撿煙頭回去給它吃，可第二天我便發現陽臺上剩了幾個煙頭——它竟然只吃我抽過的煙頭，更奇的是它竟然可以把我抽過的煙頭和其他人抽過的區分開來。

我當下便跟青岩說：「你，我就說它是愛我的。」

青岩笑我說胡話，說：「它愛你你跟它過去呀！」

我說：「那不行，我不喜歡公的。」

每天到我們吃晚飯的時候，也就到了它吃煙頭的時候，它似乎很滿意這樣的規律，我總是捧著飯碗蹲在一旁看它吃——或者說陪它吃，青岩對此意見很大，可我卻又樂此不疲，甚至是有點像上癮了一樣。它很享受每天源源不斷並越來越多的煙頭，而我也很享受看它享受我享受過的煙頭，所以每當對著它吃晚飯的時候，我腦子裏總會冒出一個叫「舉案齊眉」的成語。

我把第十三個煙頭戳進土裏時已經是凌晨了，我從上衣口袋裏掏出空煙盒，把地上的煙頭像拔釘子一樣一顆顆裝進去，起身拍拍褲子上的土準備回去。走了兩步又回頭把煙頭倒了，帶回去給誰呢？可我突然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回到剛才坐過的地方倒了它們，而不是順手連煙盒一起扔掉，這一刻我突然覺得我是真的失去它了，我連自己都理解不了，怎麼可能會是理解它的呢？而它，一隻貓，作為本性就該嫌貧愛富的貓，它又怎麼會是理解我的呢？

我邊走邊拍著屁股上的土，撲啦撲啦地響了一路。

回家時青岩已經睡了，我在陽臺上抽完了煙盒裏的最後一根煙，我聽到隔壁

的胖女人在和她男人吵架，夾雜著各種方言的爭吵，聽不清是什麼內容，我扭頭看看為貓準備的睡覺的墊子，空蕩蕩的。隔壁傳來胖女人的驚叫，像是挨了打了，後來又是一陣嘈雜，胖女人的嚎叫、男人的謾罵，還夾雜著各種傢俱跌倒的聲音。

我把煙頭撚滅在陽臺上，扭頭慢慢爬上了床。

青岩說：「今晚吵得真凶。」

我「嗯」了一聲沒再說話，她翻身一頭扎進我懷裏，我撫摸著她的頭髮，聞到上面有貓的味道。

第二天醒來時外面似乎是炸開了鍋，青岩買了早飯回來說，昨晚隔壁的胖女人掉下樓了，她男人一大早被員警帶去調查了。

我被驚了一下，似乎不能相信這是發生在幾個小時前隔壁屋裏的事情。我撲到陽臺向下看，卻被樓下一戶人家的防雨頂棚遮住了視線。我扭頭想對青岩說什麼，卻又猛地回頭——煙頭，我昨晚個在陽臺上的煙頭，怎麼不見了？

被風吹走了？被隔壁的動靜震了下去？還是貓來過？

總之，煙頭是不見了，吃煙頭的貓也不見了，就連胖女人，也不見了。

青岩坐在桌邊邊吃早飯便喊我：「趕緊刷牙，油條要涼了。」

我「哦」了一聲卻還在陽臺上不動，想要找什麼，又不知道要找什麼。

青岩不知道是自言自語還是說給我聽：「隔壁發生這種事，這房子真是沒辦法住了，回頭我去跟上面說說。不過這隔壁也真怪了，那男人怎麼突然變得那麼凶起來了呢？以前不都是只能聽到那女人發脾氣嗎？是不是啊？喂！是不是啊？」

「啊？」我猛地扭頭，看到青岩正把油條塞進嘴裏，用她那光潔的小牙撕咬下一小截，然後嚼著、嚼著。

對，就像那只吃煙頭的貓。